

## 清明雨

韩浩月

清明节总是会下雨,反正我几十年来的记忆里,整体上是这样的。这一时节无论身在南方还是北方,无论是推窗而看,还是出门行走,往往会看见或感受到线条一样的雨丝在滑落,也是神奇了。每每此刻,我都会想到,杜牧难道除了是名诗人,还是最早的天气预报员吗?他的一句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,已经从唐朝下到如今了,不出意外的话,他预报的那场雨,还会在AI时代继续“纷纷”下去。

作为一个对时间与节气比较钝感的人,我通常将清明节当成一个普通的周末来对待。而作为一个对环境与温度比较敏感的人,当冰凉的雨丝或是空气里弥漫着的清新扑面袭来的时候,我总是会在内心感慨一下:真的是清明节到了,每一缕风、每一滴雨都在提醒你去怀念,都在催促你出门,都在跟你说那些远山、小河、树林与墓园,都在等待着你的脚步。

也曾有过无雨的清明节,只是记不清是哪一年了。那年清明不但无雨,还晴空万里,走在这样的节日里,我起先并没有异样的感觉,但走着走着就觉得有些不对劲起来。是的,我在寻找雨,雨丝也好,雨滴也好,哪怕是瓢泼大雨也好,这个节日总得有点儿雨啊,没雨算什么清明节?没雨,怎么让我们在这天变得比平常更容易感怀?

这么想的时候,我知道,清明节已经不单纯是一个节日了,它已经浸透思想与精神,成为人们生命或身体里的一个本能,属于清明节的雨,早已准时在我们的身体里开始飘落。这样的雨,早已和地理环境、气象学机制无关,而和我们的生活、情感、文化有关。于是,在这个

晴朗的清明节,阳光的光线也有了雨线的形状与气息;阳光打在身上,如同细碎的雨水落在肩头;阳光那冷暖相宜的温度,如同雨水被皮肤加热后滑落的温度。

那个无雨的清明节,如同一个破折号,重新诠释了清明节,也让我能够更好地理解清明节;也如同一个省略号,省略掉千言万语,摊平了2500多年来有关这个节日的所有记忆与故事。在历史的书页当中,清明节是既脆薄、清澈而又坚韧、绵长的那一页,否则它经历了那么多雨水的浸泡,怎会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它本真的样子?在人们的内心当中,它一直有着一种让人惆怅也让人平静、让人怀念也让人坚定的功能——清明之后,暑热将要来临,这个节日像一个分隔号,让人沉淀好自己,抬头挺胸面对火热的生活。

2025年的清明节,不管有雨还是无雨,人们都会走进这个节气里。像往年一样,清明节无需变化,只需恒定地存在。它使人变得笃定、沉稳、不慌不忙,在这几天,无论走在阳光里还是走在雨里,都是走在回望、想念、回忆与展望里。



## 无花无酒过清明

贾志强

母亲在世的时候,一直没有清明节上坟的习惯,我总是在单位留守当值的那一个。而父亲会提前采买一些祭奠用品,遥遥祭拜。

母亲的离开让我对清明节有了全新的认识,我也成了上坟大军中的一员。

母亲葬在故乡,葬在祖坟,没有立碑,只有一个小小的土堆。

驱车回乡,踏着弯弯的小路走向母亲的坟茔。偶尔会遇到乡邻,擦肩而过时,我们的脚步声在田埂间形成古怪的和弦,他的胶鞋踩着《游子吟》的节拍,我的皮鞋应和《蓼莪》的残句,默默点头,轻声招呼,然后奔赴各自的亲人,用沉默来掩饰心中的悲凉。

母亲的坟头有新草冒出,泛着新生的嫩绿,但这些小草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,只能接受被拔除的命运。整理坟土后,母亲的坟茔便再一次丰满起来、圆润起来。

跪在坟前,燃香、祭酒、摆供品、烧纸钱。香烟袅袅,在空中绾成母亲盘发的样式,酒液蜿蜒,汇成母亲生前纳鞋底时针线的走势,苹果渐渐失去鲜红,我听见供品碎裂的脆响——那是母亲隔着岁月,把思念咬出牙印。纸钱幻成黑色的蝴蝶,振翅的刹那,布谷的哀啼突然刺穿纸灰,如同母亲轻唤我的乳名。在心中与母亲说着话,报告着家中发生的新变化,细数着母亲离去后的种种不舍,一阵风过,便似母

亲在呢喃,在回应这无声的告白。

有时会遇上不期而至的雨,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,无形中又添了一层悲凉。春雨淅淅沥沥,细碎地四向飘来,洒向大地,也洒向人们思念的记忆,更把悲伤的情绪拉长拉满。潮湿的思念开始在鼻腔结晶,化作坟头新草折断时溢出的青涩。

有雨的时候,燃香和烧纸便成了一件难事,柏香在雨中艰难地燃烧,折断又复燃,像在命运的齿轮里跋涉,而纸钱在火中翻卷挣扎,终于化作一只只黑色的蝴蝶,正如浴火重生后的洒脱超然。生亦艰难,死亦艰难,火蝶振翅带起的风,忽然托住雨中下坠的纸灰,让升起与落下在半空悬停。

记得母亲的坟茔后面长满了洋姜,到了秋天的花期,密密麻麻的黄花怒放,开出一片灿烂的笑容。我一直觉得那就是母亲欣慰的笑脸,正满怀慈悲地护佑着为生活奔波的儿孙。但这个季节还没有花,洋姜还在泥土里孕育着,秋日盛放的宿命,注定要错过清明的细雨,却在秋风里,用黄色的花朵承接我断流的泪水。四季的轮回谁都无法超越,只有一些蒲公英远远地陷在黄土里,露出星星点点的黄和深深浅浅的绿。有飞絮飘来,固执地停驻在供品碟沿,让我想起母亲生前把菜夹到我碗边的习惯,这偶然的馈赠注定会开出小小的花,生生不息。

父母健在时,对于死亡,我们都不会有切肤的感受,因为有父母在前面挡着,在为我们顶着那一片天。只有在母亲的坟头,才能感受到生与死的距离,才能体会到爱与被爱的间隙。

“无花无酒过清明,兴味索然似野僧。”布谷声声,正穿过原野,唤醒新的一季。

## 一块家织棉布

张水鱼



清明时节,想到已过世的姨姨,我和女儿打开了那块棉布。棉布是姨姨亲手织的,布面上横织着黄粉蓝白绿紫的条纹,像一匹被岁月定格的彩虹机杼。

女儿出嫁的时候,我特意在她的嫁妆里放了这块家织棉布。

我对她说,这块棉布里收藏着我们家族的历史,同时,也和你生命最初的呼吸有关——它出自我的姨姨,你的老姨之手。

棉布,棉花的棉,棉衣的棉。

在姨姨经历过的83载光阴里,她织过的布匹展开来,应该能铺满村里的整个麦场了。在那个身上衣裳主要靠家织布做就的艰苦岁月里,姨姨担负着两家人的穿衣使命。

姨姨育有两儿两女,又主动分担了我们家没娘的四兄妹的穿衣问题,可谓多背了一个大包袱。但姨姨是个能干的人,心慧手巧,硬是用织布给两个孩子撑起了一片晴朗的天空,像她的父亲——我的姥爷一样。

说来姨姨也是个苦人儿,从小没娘,姥爷独自一人把他们姐弟三人带大,靠的便是织布的手艺。姥爷是山东人,据说也是村里有名的织布匠。因为经受过从小没娘疼的苦,姨姨对我们格外照顾。

织布绝不是一件轻省活儿。从棉花到棉布,要经历十几道工序:摘花、弹花、搓花姑架(晋南人对花条的叫法)、纺线、捻线、落月儿、缠穗儿、刷线、织布、洗布、拽布、锤布……若想织出彩色条纹,还得提前染好纬线,要多用很多个月儿来缠线,并在织机“咔嚓咔嚓”的声音中精准换梭。

姨姨个子不高,眼睛较小,但她精力旺盛,目光明亮。她有两个学徒,一个是我辍学持家的姐姐,另一个是我的表姐——她们后来也成了织布的行家里手。

记忆里最鲜活的,是她教两位姐姐刷线和抻布的场景。

晴日当空,几十个月儿排成军阵,线头穿过簪子(分线器),齐齐整整的线就呈现在木架子上了,两位姐姐像蜻蜓一样在长线河之间来回穿梭,用白面糊为一根根白线刷出晶亮的铠甲,让它们更坚挺一些。

新布初成时抻棉布,也颇具韵味。两个姐姐手握长布站在两端,一仰一伏中将棉布伸展折叠,动作优美,特别有治愈感。我对这个画面念念不忘,以至于后来每每整理洗好的床单被罩,也总是两人相对着抻拉。而这一点,又被女儿和外甥女学了去。

当机器布料淹没了手工织物,姨姨的织布机也没有完全停摆。她有空闲还是会去穿梭织布。每次去看望她,她总不忘给我一两块她织的新布,说做个床单吧,咱们的棉布床单舒服着呢。

每次接过这些蓝绿黄红白的各色棉布,我心里总是翻江倒海。感觉我接过的不只是一块布,这块布分明是姨姨以时光之梭为笔写就的佳作啊。这一块块经纬交错棉布里,织进去多少晨昏,领受过多少次的凝视、多少次的抚摸,飞闪过多少个思絮、多少次的牵挂啊。一寸寸地,她将漫长的岁月织成了可触摸的温暖。

听完我讲的故事,女儿的手指轻轻抚过布面上五彩的条纹,若有所思地说:“妈妈,我明白了,这块布之所以珍贵,还因为它串起了四代人的温度——现在你把布交给我,是希望我永远记得一位老人对我们的关怀,更期望我经纬好自己的人生吧?”

是的,这块棉布,它来自时光深处,也来自爱的深处。

本版图片来源于百度网